

2022 我爱哈尔滨 征文

主办单位: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日报社

游子写给故乡的情书

□ 苗萌



色的灯光,强烈的冷暖对比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温馨与梦幻。

哈尔滨别名冰城,是冰雪文化的发祥地。早年间,哈尔滨的马车夫会将水灌满水冻成冰壳,在里面放上蜡烛,做成一盏盏路灯用于照明。当代的哈尔滨人却将其转换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,他们就地取材,在水质清澈的松花江采出晶莹剔透的冰块,搭建、雕刻成一个全新的冰雪世界。五颜六色的灯光穿过冰块折射出耀眼的光彩,仿佛一座童话王国中的水晶宫殿,在每个哈尔滨人的回忆中留下无与伦比的多彩梦境。

作为中国最具有开放意识的国际大都市,多民族的集居,多文化的交融、多宗教的共存让哈尔滨成为了一座“教堂之城”。哈尔滨的历史上曾有100多座教堂,东正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、佛教等诸教共存,不仅为这座城市留下了美轮美奂的宗教建筑,更在每个老哈尔滨人的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回响。上世纪50年代,如果你整点时行走在哈尔滨的街头,便能听到整座城市都敲响此起彼伏的钟声,即便不是虔诚的教徒,心底也有庄严和肃穆油然而生。

在纪录片中,我选择了老哈尔滨人回忆起往事,总会不时溜出几个土不土、洋不洋的生词,看得外地观众一头雾水,哈尔滨人却欣欣然,仿佛是对上了约定好的暗语。“布拉吉(连衣裙)”“列巴(面包)”“玛达姆(俄罗斯妇女)”“喂得罗(水桶)”,这些词都是俄语的舶来词汇,却在历史的交汇中潜移默化地融入在故乡的方言里,并在东北口音的浸染之下焕发出新的生机,深深烙印在哈尔滨人的记忆深处。

20世纪初,交响乐的涌入让哈尔滨成为我国接触欧洲古典音乐最早的城市。在一百多年的发展里,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从未中断。2010年,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“音乐之城”的称号,也是亚洲唯一享有这一称号的城市。片中,悠扬的配乐承载着哈尔滨人的专属回忆。夏日的傍晚微风和煦,中央大街街边的露台上,俄国姑娘抱着吉他弹奏《喀秋莎》;公园的长椅上,白发老人用手风琴拉起《共青团员之歌》;江岸的柳树下,青年长身而立;《天鹅湖》的旋律在小提琴的琴弦间流淌,故乡这座城市的人就这样被音乐滋养着。

端午节小孩撞鸡蛋、画彩蛋,秋天分大

白菜,冬天糊窗缝,录音机、喇叭裤、霹雳舞的流行,浇冰场、滑冰、冬泳、冰灯、窗户里放锯末子,江边演奏黑管和手风琴的音乐爱好者……拍着拍着,我的感觉来了,我通过亲历者的讲述,配以散文诗化的生动画面,还原跨越时代的城市记忆,以表达对逝去时光的怀念。看到在冰场上滑冰的人们,就会想起在三中时最喜欢的冰体育课,同学们有的滑得东倒西歪,有的则背着手弯腰压道滑得轻松自如……

触景生情,很多儿时的记忆常常萦绕在我眼前,所以我用镜头对哈尔滨的历史建筑、民俗文化等有所表达,探索一种展示家乡的记录方式。我试着去访问对本地文化比较了解的哈尔滨人梁晓声、刘学清、王焕堤、胡泓、戈雅,与他们谈这个城市的过往。我拍摄哈尔滨的历史建筑、民俗和文化现象,自费赴悉尼采访哈尔滨侨界及不同时代的哈尔滨人,包括作家、俄侨后裔、音乐家和城市的参与者、见证者,我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,展现这座城市消失的故事和不同时代的往事。

如今,很多记忆中的往事已逐渐淡出视野,却在人们的记忆中顽强地延续着,而我的任务就是把它们用影像留住。这就是拍摄这部片子的初衷。

赶上端午那天,通宵踏青,要去江边用江水洗脸,第二天早上还要撞鸡蛋、采艾蒿。我们那时候就跟着走,跟着拍摄。现在看,这些真是具有独特哈尔滨风情的“味道”。我一开始的时不知道哈尔滨有这么多故事,拍着拍着,我才感觉到,其实故乡就在我身边,但我从小在这长大,就没有感受到,忽略了身边这些精彩的风光。比这些故事更有味道的是哈尔滨的人。他们是曾经活跃在各个年代的哈尔滨人。他们有的始终留在这座城里,有的会经常回家看看,他们在这座城市出生、成长、生活,如今他们成为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融的元素——老哈。

我第一次到画家戈雅的工作室,让我非常震撼,它位于红专街的一幢老楼中,这就是我一直在寻觅的老房子,像是为我特意准备的,有着老式的双层玻璃窗,门前还有一棵巨大的丁香树。我的海报没有用哈尔滨的地标建筑,我选择了戈雅老师办公的红专街25号的老房子,很有地气感和诗意。冬季里,我如愿拍到了窗户夹层中的锯末子,上面还

有各式小花作为点缀。看到玻璃窗上的窗花,也联想起小时候把形态各异的窗花想象成不同的图案,于是,我们到公交车上拍摄了一组窗花镜头作为片头。

南斯拉夫电影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里面有句台词“瓦尔特和苏里在一起”,让我我国著名的小提琴家萨苏里笑谈到他名字的由来。纪录片的片头就是我的母校三中的滑冰场,片尾部分表现了“中国第一、世界第二”的哈尔滨儿童铁路,当年的“儿铁”员工,“儿铁”第一代小火车司机柴昌义……

我热爱这座城市,不只是为这里的某一道生动风景,某一段青春往事,某一座熟悉的老宅,为的是这座城市记忆中的林林总总,我真的是爱她!

哈尔滨,渐渐逝去的痕迹留在了很多人的回忆里,“老哈”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,回忆过去的气息、生活的细节、童年的乐趣。历史的变迁,在他们的讲述中,跟随他们的回忆,通过影像的展现,我的耳边依然响彻着这座城市的交响乐,感受着这座城市远去的往昔。我在哈尔滨和悉尼采访形形色色的家乡人。他们有的是名人,更多的是小人物,但他们也是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者、参与者。拍摄期间,我走到他们身边,切实地了解他们的亲身经历,一起回忆过去的味道、生活中的烟火气。

片中有教堂的钟声,有自行车和豆腐票;有黄房子御寒的门口,“板杖子”围成的庭院,院内种植成林的沙果树、丁香树,还有菜窖里大白菜;有大列巴、苏合力、红肠、苏伯汤、格瓦斯,少女们身上彩色的布拉吉,还有每个哈尔滨孩子记忆深处的儿童公园小火车……

我作为哈尔滨人,在100多个小时的素材里筛选,一个人剪辑了4个多月。遗憾的是:因片长限制,拍摄的50多位“老哈”完成片中只保留了24人的访谈。

这部《晚霞中的红蜻蜓》全片没有一句解说和旁白,用诗一般的镜头追寻和记录了老哈尔滨人不同的记忆,从这些普通人的角度在四季轮回中寻找着这座城市逝去的时光:那些曾经的市井生活、童年趣事……这些老哈尔滨人在

作者 | 导演、独立制片人
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01级数字影视制作专业
曾就职于中央电视台、凤凰卫视、旅游卫视担任导演和制片人

一位土耳其诗人曾经这样说:“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是不会忘怀的,一个是母亲的面孔,一个是城市的面孔。”

提起故乡哈尔滨,能想起什么?太阳岛、防洪纪念塔、儿童公园小火车、中央大街、老教堂、道外的老街。

现代化为哈尔滨镀上一层层繁华的“外壳”,让它们变得精巧美丽,又别无二致。当阔别数年的游子回到让他朝思暮想的家乡,却有疏离的陌生感扑面而来,仿佛要将童年的回忆都从他的身体里剥离。我开始寻找,于是钻进最窄的巷子,抚摸斑驳的墙壁,探访古稀的老人,坚信那里有一座城市的灵魂。终于,当故乡让我的双眸中映出一些色彩,耳边萦绕着交响乐的回想,又有熟悉的面包味道让我舌尖生津,一瞬间时空倒转,仿佛只是在孩提时午间小憩,做了一场关于未来光怪陆离的梦。

我是1982年出生的,在哈尔滨长大,童年时家住儿童公园附近,是栋俄式的黄房子。父母都是哈尔滨风车厂的科技工作者。小时候,我在森林小学、风华中学读书,高中念了重点校哈三中,从三中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数字媒体艺术系,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。多年来,在影视圈里一直从事影视工作,做的几乎都是“行活儿”。我拍过不少商业广告片,也拍过不少纪录片,但从未想过会拍这样一部献给故乡的纪录片。

那是2017年的夏天,我回哈尔滨办事,在松光电影院斑驳的广告牌下面,听卖羊肉串的胖哥闲聊了这家电影院的辉煌与衰败。这次意外的聊天,让我想起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昨天。每次回到家乡,我都能忆起小时候的很多趣事,也让我对故乡这座城市充满好奇。

2020年,北欧国际电影节将最佳纪录片导演奖颁给了一部中国城市纪录片——《晚霞中的红蜻蜓》。我这个游子就是纪录片的导演,我的家乡在北国冰城哈尔滨。自2017年起,我和我的团队历时700多天拍摄,采访了50多位老哈尔滨人,积累了100多个小时的素材,最终完成了这部时长85分钟的纪录片。全片中没有一句解说词或旁白,仅仅是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追寻着逝去的时光,通过色彩、声音、味道等感官元素,搭建起专属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呼吸和味道,让我仿佛置身一场名为乡愁的幻梦,梦醒后回味无穷。

没有艳丽的调色,《晚霞中的红蜻蜓》整部纪录片都笼罩在灰调的滤镜之中,像众多在哈尔滨取景的影视剧一样,氛围高级而萧索。作为一个高纬度的城市,哈尔滨的冬季寒冷漫长,此时没有绿色植被的覆盖,空气里又飘散着供暖燃煤产生的烟霾,因此在当地人的回忆中,故乡往事恰如片中的样子,盖着一层灰蒙蒙的纱。

不过,故乡的哈尔滨人的想象力并没有受困于单调冰冷的灰与白。早在上世纪60年代,这里便流传着一句俗话,“便道宽,马路窄,大小房子都刷色”,就是指哈尔滨人受到西式建筑文化的影响,喜欢在房屋外墙粉刷上米黄色。在冬日的夜晚,四下都是冰冷的白雪,却有一栋栋米黄色的民宅里透出金

走近萧红,是在一个阳光格外明媚的夏日。我带着刚读初中的小妹,随着读书会的朋友们,一起拜谒了萧红故居。为了拉近与萧红之间的距离,出发前,我还特意重温了萧红的作品《呼兰河传》,并观看了一部有关萧红的电影《黄金时代》。去途悠悠,但是朋友们都没有丝毫倦意。在刘老师的主持下,几十个出头的小朋友争先恐后地朗诵读萧红的作品,帮助大家回忆着萧红的文字以及她的生平。小妹悄悄对我说,这次旅行真特别,全车人都似在有限的时间里补着作业。我轻轻一笑,很快又沉浸在全员“忆萧红”的气氛当中。

随着大巴车离呼兰越来越近,我感到自己的内心似在这样气氛的烘托之下,真的与萧红建立起了某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联系。终于,大巴车在路边一处空地停下。我们一行人则怀着崇敬与激动之心,顶着火热的日光,匆匆步行来到目的地。我虽在网上看过萧红故居的照片,但是,这次亲身来到现场,内心的感受毕竟还是不同。青砖青瓦,庄重而古朴,它有着十足的年代感,却没有丝毫拒人于千里外的意味,这当真最难得。此时,我的心里除了崇敬之外,又多了一丝油然而生的亲切。

在门口拍照完毕,我们这一行人首先走进的是萧红纪念馆。展馆内部,老照片、书信、手稿等珍贵资料一一呈现在拜访者的面前。在踏入纪念馆之前,我自觉是做了一些功课的,但是来到这里以后,始知自己对萧红的了解仍太片面,对于萧红过往的认知仍是零星。这次,近距离饱览这些珍贵的材料,再伴随着解说员的细致讲解,萧红悲凉的一生在我的脑海中,终于被穿成了一条线。她

的文学之路,她坎坷的情感经历,她短暂而悲苦的一生终于被我拼接在一块儿。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并不伟岸,甚至弱小的身躯,但在这具小小的血肉之躯里,却包裹着那样一颗坚韧不屈的心。她,是那样的勇敢。

正当我满腹慨叹之时,一转身,我又看到墙上的一副对联。“自许身清,身遭白眼终生泪,不甘情外,情续红楼半部书。”读罢对联,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,一个病弱无力的女子,在弥留之际,咯着血,说了句:“半生尽遭白眼冷遇,身先死,不甘,不甘。”那天的天气很热,走进展馆时,我后背的汗液已经浸透了衣衫,但此刻,我还是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。我想起自己在观看电影时,有人在弹幕上这样写道:“这样的女子,放到现在我也喜欢不起来。”是啊,这样崇尚自由的女子,这样奔放不屈的魂魄,又有几人会真正地理解和接受?即使她生活在现在,自由而开放的现代,尊重女性、鼓励女性独立的现代,她的我行我素,恐怕依然会有一部分人投来异样的眼光。更何况是在那个遥远的,并不开化的年代。可以想见,萧红在追求她的精神独立与自由之路上,遭受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冷遇和白眼。这样的她,生命注定是寂寞的,注定要经历现实的击打,要忍受冰霜与残酷。好在,她足够勇敢。

你是人间不落星

□ 王婷婷

从纪念馆出来,我们终于走进了心念已久的萧红故居。萧红故居始建于百年前,是非常典型的满族民居风格的建筑。万字火炕、摇车、石碾、风箱、长有青草的屋顶……这里的一草一木,一砖一瓦,一器一物,似乎都散发着浓浓的年代气息。据讲解员讲,在这座宅院里,处处留下过萧红的印迹。我好奇地用目光“抚摸”着这里的一切,毕竟,这里的每一寸土地,每一间房舍,每一个老物件,都曾参与和见证一位伟大女性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文学家的成长。

我尽量想象自己穿越过去,想象着这里曾生活着一个天真的小女孩,她正趴在某个绘着花格图案的窗棂上,窥探着整个院子的每个角落。这个院落,在某种意义上,曾是她一个孤寂女孩的整个世界。这里,是她感受人性温暖与悲凉的起点,是她初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基地。我当然也要换个心境,好好体味它。

行在小路上,望着这座孤寂的院落,我不禁在心中感叹,于百年前,萧红家就有这样的生活环境。她本该衣食无忧的,就算她再不受待见,只要老老实实地听家人安排,嫁到未婚夫家去,她应该生活得也不会差。不至于一生漂泊,不至于尝尽人生的苦悲。但,萧红就是萧红,在那样的旧年代,

她就拥有如此的气魄,她敢于对旧式家族力量抗争,敢于对某种禁锢女性的思想说“不”。她选择拒绝压迫,尽管这需要她付出极大的代价。但是,好在,一切都值得。

当然,若没有她特立独行的品格,哪里会有她别具一格的文字。萧红的一生虽然那么短暂,但是她却在极有限的时间内,写出了许多旷世名篇。无论是人生,还是文字,她都不惧做那个开创先河的人。她以诗一般的叙述,将北方乡村人们的生活状况、民俗文化等展现给读者。她的文字,自带一种白山黑水间特有的气质,更杂糅着她的倔强与不甘。她的才华,她独树一帜的文字,足以震动整个文坛。因为某种坚持,她的才华与光耀才没有被泯灭。文字与品格永远是不可切割开来的。她注定寂寞,但她的文字注定绝代风华。

要离开时,我又一次驻足萧红的塑像前。萧红被誉为“30年代的文学洛神”。昔曹子建以“翩若惊鸿,宛若游龙”等惊艳世人的佳句来描绘河洛神女的风采,神女美到令我们这些凡夫无法想象,只能通过文字努力构想,但仍然心神俱荡。我很感动,萧红能够得此赞

誉。可见,她的才华是不可低估的,她是那样一个文学天才,是那样一颗闪耀的、永不磨灭的星。

神女与俗世注定无缘。倔强的萧红生在人间,亦注定无法收获一个颇为稳妥的人生。她尝尽了人世间的心酸,亦看惯了无数的白眼。但在现实的冰冷与残酷中,她仍愿意体味着生命那仅存的一丝温暖和快乐。生活尽管苍白无力,来自于她内心的某种力量却始终支撑着她。她是一个弱女子,却不是从一个精神层面的弱女子。她是一个勇士,是一个以生命热爱自己国家与民族,也以生命热爱独立与自由的勇士。她留给我们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。她的勇敢,她不屈的精神永远像一面旗帜,飘扬在这片白山黑水的上空,并润泽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。

走出萧红故居,阳光依旧浓烈。我不禁这样想,天气这样热,难道是为了消减一些人间的凄凉吗?就是不知今日的大阳,是否温暖着百年前的萧红。我这样想着时,几只蝴蝶在一旁翩翩飞过,我想,它们应该正赶往萧红的菜园吧。

作者 | 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